

大自然的音樂

觀察新語

童 心
那一夜，劇院的燈光驟然暗下。巨型銀幕上，一隻幼小雪豹正於陡峭的懸崖邊躍動，而舞台上管弦樂團的弓弦，亦同步激盪出低沉且攝人心魄的震顫。這是一曲生命與無垠荒野的極致對奏——BBC《地球脈動III》交響音樂會。

身為小提琴首席，我已太過習慣坐在那聚光燈下，精準地掌控着每一個樂句的呼吸，用琴弓去勾勒出承轉合。然而，那個與剛成年好友並肩坐在觀眾席的夜晚，我卻第一次從一種全然超越了技巧的龐大震撼給狠狠擊中。大自然從不為萬物校音，那些野生動物也從未看過任何曲譜，可牠們奔跑、掙扎、捕獵與棲息的每一次野性律動，竟都分毫不差地踩在生命最絕妙的節奏上。弦樂澎湃如暴風驟雨，木管悠揚似破曉晨曦，影音交織出的不僅是視覺奇觀，更是一場對靈魂的無聲拷問。

凝望着熒幕上那些在極端環境中苦苦求生的生靈，我猛然想到了自己，也想到了周遭那無數正處於青春迷茫中的同齡人們。我們日復一日地穿梭於繁重的課業、無休止的練習，以及分數的沉重枷鎖之間，這何嘗不是在另一座高壓的「都市叢林」裏拚命尋找出路？那間逼仄的琴房裏，重複了成千上萬次的揉弦與跳弓，曾讓我感到無比窒息；可是，當這一切的音樂與地球的呼吸開始產生同頻共振時，我突然有了一種醍醐灌頂的徹悟。原來，那些看似壓垮我們的壓力與焦慮，從來就不是困住青年的枷鎖，而是深埋於泥土中蓄勢待發的種子能量。

這正是音樂與青春共有的奇跡，不避諱世界的殘酷，卻總能給人破土而出的勇氣。退場時，街燈將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。那一刻琴聲雖歇，心中的旋律卻震耳欲聾。



他鄉港聲

梁家信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信而有征

劉 征
最近請朋友吃飯，發了一張請柬。其實，倒也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場合，就是感覺日子太平淡了，平時大家都忙，想着聚一次就重視一點。為此，請柬我還讓AI設計過，親自選了10乘15厘米的銅版紙，打印出來，希望它務必精緻有趣。我還記得，上次看到請柬這類小玩意，還是去年去參加一個酒會的時候。當時，主人也曾鄭重其事地做了一張有我名字首字母的卡片，放在我的枱子上，字母還別出心裁地做鏤空狀。拿起來，枱子上的燈光就從這個鏤空處透過來，讓名字都光彩奪目了。然後，那一晚都很融洽。這位主人聊起他去世界各地找酒的故事，然後你會知道，自己所喝的每一款酒，都是這位仁兄從不同地方背回來的。有諾曼底雷司令25年的卡瓦多斯、德國托馬斯亨利湯力水，還有長沙本地的一個廠牌Hinata-Riita，他有創始人簽名的「起司-酸IPA」。其實，單說吃飯，臨時邀約是最瀟灑的。我記得，我有幾位朋友，會在聊天的時候，一個興起，就一起駕車到另外一個

窗常開

潘明珠
今屆中華文化節以「傳奇」為主題，我欣賞了其中一個精彩音樂劇《玉良》，此劇呈現中國首位女西洋畫家潘玉良的傳奇人生，是演戲家族35周年的最新劇目，香港首演後，將於10月至11月到全國多個城市巡演，十分矚目。

我看的正是香港首演場，135分鐘的沉浸式觀賞，掌聲雷動，在場觀眾有不少淚盈於睫，大家深切愛這位出身寒微卻以堅毅與才華改寫命運的畫家所感動了，此劇不只講述了這傳奇女畫家的故事，還傳達了她堅持自立不放棄不流俗的精神力量，給人啟發。試想想，出身下層婢女的玉良，受世俗人冷眼和排擠，她要有多大的勇氣和努力，才可追求其藝術理想。終於她一步步做到了，她成為上海美專首批女生之一，然後留學巴黎，她與徐悲鴻是同學，她是唯一的女性現代畫家入選《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》。

《玉良》音樂劇以玉良年輕時求學及後赴巴黎留學為主線，串聯起她人生軌跡及畫藝之路上各重要事件，及與提攜她的恩師真誠對話場口呈現於舞台，透過戲劇、感人樂曲、群舞與多媒體投映，以多元形式呈現潘玉良的傳奇故事。頭場和尾聲前所演玉良的夢，都是發生在船上，有種乘風破浪之勢，場面

大氣、震撼人心，並具開拓啟航新境界的象徵意義。潘玉良的事跡和成就確為後來女性藝術家開闢了新道路，相信女性觀眾感受尤深。

導演姚潤敏及其團隊很有創意和心思，安排觀眾在觀劇前先沉浸觀賞於劇場內的潘玉良小畫展，共展出多幅玉良自畫像、人體、風景等高質複本，讓觀眾更親近玉良的藝術世界。初看玉良的自畫像，被畫中人的眼神及表情吸引，感到她有股傲氣，正以自信的目光回應我們來看畫的人呢。

「畫裏她/任意解放，角色/流露真我/從未怕感傷/遇冷風未寒/別理世界怎麼在教唆/即使我別離後/但那畫中/有我……」

燈影漸暗，《玉良》音樂劇中的歌聲在劇場回盪，此刻，玉良的自畫像及歌曲在我心中重疊旋轉，像快拍般呈現，我深深沉浸其中……《玉良》音樂劇不只展現其傳奇風光事跡，還特別強調玉良對拓闊自己眼界的勇氣及對藝術的追求，期望我們心中都有這種玉良精神。

●玉良的自畫像。 作者供圖



沉浸觀賞《玉良》傳奇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張雪機車以生產和銷售「機車」(Motor Cycle，或音譯「摩托」，港人多稱為「電單車」)為主要業務。2026年與意

大利埃文兄弟車隊(Evan Bros Racing Team)達成戰略合作，多次在「世界超級運動錦標賽」組別(WorldSSP)奪冠，名揚天下！車隊的功能等於張雪機車的市場推廣部(Marketing Department)。重用雅馬哈棄將小野寺洋樹的是研發部(Res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)，研發部是生產部的靈魂。生產部負責賺錢，市場推廣部則負責賺更多的錢。大老闆張雪有深厚的技術背景，於是能夠深度參與市場部、研發部和生產部的日常運作。

賽車手德比斯和工程師小野寺洋樹因何及給誰決定掃地出門的？顯然是財務部說了算。看來雅馬哈是由財務部主導，什麼市場部、研發部都得靠邊站，那麼每一個員工不論過去有多大的貢獻，都可以轉化為一個「銀碼」，即是當下能給企業帶來的價值。不合乎成本效益的人隨時要「執包袱」，「唯利是視」是

這類企業的「願景」(Vision)。張雪機車的願景呢？很明顯是「做好中國生產的機車」，那就

可以不計成本了。張雪對德比斯是推心置腹，聲言願意養他一世。在中國終老，每年數百萬元人民幣已可以過得相當體面，那麼不必一億元就可以養德比斯過世。張雪要求的回報是德比斯要負責培訓更多的世界級中國機車手，Fair deal (公平交易)。

今時雅馬哈機車(Yamaha Motor)的掌舵人叫設樂元文(SHITARA Motofumi)，1986年剛從國學院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即加入雅馬哈。今年六十有三，可以叫小野寺洋樹一聲「老弟」，高官自不受60歲下崗死線所限。設樂元文長期掌管企業發展和財務，是個「知識工作者」，不必幹「車房仔」的髒活累活。張雪機車既在賽道上交出亮麗的成績表，「白菜價」的中國機車必將重朔這個龐大市場。

小時候讀過宋人張俞的《蠶婦》：「昨日入城市，歸來淚滿巾。遍身羅綺者，不是養蠶人。」設樂元文諒來不是張雪那個級數的「愛車人」。他將要寢食難安到退休的那一天！

錫紙畫的凹凸有致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藝術創意不一定需要高深的思考或昂貴的材料，最近我交給學員一卷家用錫紙，一片金銀雙色的A4大小厚錫紙片，他們便玩得不易樂乎，做出創意無限的藝術品，看到他們一臉的滿足感。

其實我們習慣稱錫紙的用品，以前的確是用錫製的，由於錫成本較貴，現已用鋁取代，所以很多人已改稱為鋁箔紙，特性依舊是薄和高導熱性。以錫紙創作，來源可追溯到唐宋時期的「金銀平脫」工藝，至元朝的發展，明清時已十分成熟。錫紙畫在現今被視為非遺體驗，由於簡單和可塑性高，所以頗為普及。我們平常使用錫紙(鋁箔)用品，多作用於燒烤或烤製食物。由於機製時會令其一面反光、一面色啞，作為食物器材時多為銀色，用於創作的又可用金色，所以錫紙畫又稱為鋁箔畫、金箔畫或錫箔畫。

如果作畫可以把箔紙放在較軟的墊上，我發覺膠紙墊或大滑鼠墊是最適合的，然後以鈍頭筆在紙上壓下不同的圖案，其凹凸有致的肌理，很有浮雕感，有說這方式讓人體驗源自傳統工藝的仿鑿刻技法，但錫紙不用刀、不用割的方

式就安全得多。很多人喜歡這純銀和純金色的畫面，覺得有古味。成品也可以上色，箔紙塗上丙稀馬克筆分外出色。除了作畫，也可以採取壓刻、揉捏、拉伸、塑形、勾劃線條、剪、摺、摺疊、切割、黏貼等方式，把錫紙做成各種的立體創作。銀色的錫紙就常讓人聯想到少數民族的飾物，能做出神似的頭飾、頸飾、耳環等。也有人創作出穿芭蕾舞裙的女孩，很是相襯。又可做相框、做花卉、做動物；金色的錫紙最常用作喜慶的雕飾，自發地閃閃生光已經一籌！

其實只需把一小片鋁箔紙在手中一擠，打開後便見到紙上細細起伏凹凸的紋理，折射了四周的光，像雪山、如星光，似水晶，很是漂亮。



●藝術家 Jessie 的錫紙畫(鋁箔)創作 作者供圖

幽微的悲傷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看到一本偉大的妙書，約翰·柯尼希(John Koenig)的《晦澀悲傷辭典》(The Dictionary of Obscure Sorrows)。裏面收錄了作者原創的600個詞條，對應600種人類共通卻長期缺乏專有名詞描述的細微情感與複雜心境。在現代人愈發「詞窮」的當下，這600種幽微的悲傷，直接散發出一種自帶哲學救贖感的美學聖光。豆瓣網友言簡意賅：這就是生命之書。

隨便摘幾則詞條感受一下：Sonder，意指「突然意識到路上的每個陌生人都有著与自己同樣複雜、深邃且獨立的人生」；Vemodalen，「因發現自己的絕妙創意已被世界上無數人重複過而產生的空虛感」；Anemoia，「對未曾親歷之時代的強烈懷舊之情」等等。

維特根斯坦的名言說：「我語言的邊界，即是我世界的邊界。」人類最深沉的孤獨，往往不是源於身旁無人，而是源於一種無名之痛——你能清楚地感知到體內某種微妙而真實的坍塌，卻無法在既有的語言系統中找到一個可以安置它的名詞，那種感受就像是一個無法被地圖標註的孤島。因為「無名」，你甚至會懷疑自己的敏感是否是一種病，進而在喧囂的人群中選擇沉默。

心理諮詢領域有個方法叫「情緒標籤」(Emotion Labeling)，講的是情緒不佳時，把感受準確地說出來，有助於識別、調節和控制情緒。而準確說出的前提，是它得有名字。當一種情緒被賦予了名字，它就從不可名狀的幽靈，變成了可以被觀察、被審視，甚至被客體化的存在。你不再是被悲傷徹底吞噬的主體，而是站在這個詞語面前的觀察者。那一刻，痛苦被解構了，取而代之

的是一種美學上的釋懷——原來，這種荒謬與孤絕並非我所獨有的精神頑疾，它早已是人類共同境遇的一部分。

放到今天的情形，意義還不止如此。托算法和商業社會的「福」，我們如今正不斷被分類、被標籤，甚至連情感都被「標準化」了。然而，人類的心靈從來不是光板一塊，它布滿了細微的褶皺與暗流。比如《晦澀悲傷辭典》裏新造的Sonder、Vemodalen、Anemoia；也比如各國語言裏一早存在的Weltschmerz(德語，意為意識到「現實世界永遠無法像理想中那般美好」時，產生的集體悲涼與深沉倦怠)、Saudade(葡萄牙語，被譽為最難翻譯的詞彙之一，描述一種對「已失去、或可能永遠無法重逢的事物」深沉而溫柔的思念)、物の哀れ(日語，中譯「物哀」，描述一種對萬物無常、生命易逝的敏銳感知與微酸感傷。比如看着櫻花盛放時意識到它即將凋零，那種兼具美麗與哀愁的審美體驗)等等。這些詞彙所捕捉的，恰恰是那些無法被演算法量化、無法被市場歸類的「不實用之痛」。它捍衛了人類情感的複雜性。

語言是靈魂的棲居之所。如果我們任由語言退化為狹隘的標籤與情緒宣洩，我們的內心世界也必將隨之萎縮。《晦澀悲傷辭典》的終極意義，或許就在於提醒我們：人類情感的疆域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廣袤。去發明詞彙，去細分痛苦，去給每一抹轉瞬即逝的微小與陰影命名，這不是文人的無病呻吟，而是人類在面對浩瀚虛無時，為自己築造的最堅固、也最溫柔的燈塔。當我們能夠精準說出痛苦名字的那一刻，我們便不再受困了。

人類的文明是什麼？可能表現之一就是能給無名之痛一座燈塔。

請柬

城市去吃飯。而吃飯本身也並不真的需要請柬，多數飯局都是口頭問一下大家哪一天有空，就定下來了。甚至，有時候忽然碰面，到了飯點，也會結伴去吃個飯，很輕鬆。這樣一想，發請柬這件事反倒顯得有些多餘。因為它改變不了任何事實。在發請柬之前，聚會的意願和日期就都確定了。

於是，對於一頓飯來說，請柬就為了完全的儀式。它本來應該作為邀約直接遞出去，但在實際操作的時候，卻從未履行過自己的功能。似乎我們都有些擔心，害怕文字變成某種形式的限制，一旦寫成，就有了不容置疑的客觀性。倘若對方接到請柬而不赴約，反而會破壞友誼。也就是說，接到請柬而不赴約會把一個興之所至變成了強迫，這與我們對相聚所抱有的初衷完全不符。

所以歷來，邀約都是在口頭商量之後，才發請柬。而且，因為文字的儀式實際上帶有這種天然的暴力，反而讓先前的口頭協議或者商量變得更加必要。

不過，請柬卻也不能說是一個完全矯揉造作的藝術，它會讓這一切都變得客客氣

氣。當發出請柬的時候，本來是想要親近的，但是這一舉動反而像是在拒絕親近，讓這一拉近距離的行為有了一層與客人之間的隔膜，顯得有些生分。不過，作為一種留白，這種距離感又恰到好處，它天然具有一種節制的美感，讓你的行為不至於太隨意。也就自然不會造成一種遺憾，明明前一日還興高采烈的聚會，次日見面，看到對方不再熱情，卻又顯得疏遠了。

從這裏看，請柬又有一層若即若離的意思。讓一次聚會以及赴約的人都變得相當重要又不重要，很珍惜相聚的時光，又預備着這或許只是一刻的快樂。所以，這種介於兩可之間的行為，所代表的意思相當複雜，把相聚、分離、糾纏都容納於一張紙上。

或者，就像一切所謂的正式聚會，它們存在的價值只在於不受干擾地完成這一次相聚，而不問結果或者後續如何。這就讓每一次相聚，包括聚會當中的一切，吃的，喝的，座次，都顯得很嚴謹，以至於它脫離了情感，成了一種表演。這或許就是巴黎社交界常常使用請柬的原因。而法國沙龍的優雅氛圍，是舉世聞名的。